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33n0632

法華經指掌疏事義

清 通理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懸示
  - 弘傳序
  - 卷一
  - 卷二
  - 卷第三
  - 卷第四
  - 卷第五
  - 卷第六
  - 卷第七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632
妙法蓮華經指掌疏事義

△懸示

勿輕閒然

子曰：禹，吾無閒然矣。註云：閒，罅隙也。謂指其罅隙，而非議之也。見論語上。

掛一漏十

語見普陀新誌。蓋言其所取者少，而所遺者多也。

杵臼繩箕共說象身之似

涅槃經第三十二云：譬如有王，告一大臣：多集眾盲，以象示之。時彼眾盲，各以手觸。王喚眾盲，各各問言：象為何類？其觸牙者，即言：象形如蘆菔根。其觸耳者，言：象如箕。其觸頭者，言：象如石。其觸鼻者，言：象如杵。其觸脚者，言：象如臼。其觸脊者，言：象如牀。其觸腹者，言：象如甕。其觸尾者，言：象如繩。釋曰：彼經以王喻如來，臣喻大涅槃經，象喻佛性，盲喻一切無明眾生。今經義可例思。

鵠雪貝稻孰明色乳之真

涅槃經第十四云：如生盲人不識乳色，便問他言：乳色何似？他人答言：色白如貝。盲人復問：是乳色者如貝聲耶？答言：不也。復問：貝色為何似也？答言：猶稻米粖。盲人復問：乳色柔軟如稻米粖耶？稻米粖者復何所似？答言：猶如雨雪。盲人復言：彼稻米粖冷如雪耶？雪復何似？答言：猶如白鵠。是生盲人雖聞如是四種譬喻，終不能得識乳真色。是諸外道亦復如是，終不能得常、樂、我、淨。今疏取之，以喻諸家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

徑庭

肩吾問於連叔曰：吾聞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反。吾驚怖其言，猶河漢而無極也。大有徑庭，不近人情焉。註云：徑庭者，言相去之遠也。見莊子逍遙遊。

緘口

家語云：孔子觀周，入后稷之廟，見金人焉，三緘其口，而銘其背曰：天機不密，四時何行？地機不密，萬物何生？人機不密，百事何成？註云：緘，封也。

柯柄有法

詩云：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註云：柯，斧柄也。則，法也。言伐柯而有斧，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，而得其新柯之法也。見豳風伐柯章。

如親恃怙

詩云：無父何怙，無母何恃。註云：怙者，依也。恃者，賴也。言無父無母者，何所依賴。見小雅蓼莪章。

蟻步蠡量

蓮池大師云：蟻山風水，難易攸分。意以餘門修行，如蟻子登於高山；念佛往生，似風帆揚於順水。漢東方朔傳云：以蠡測海。荀子云：言所見之淺也。字典云：蠡，憐題切，音黎，瓠瓢也。

王道坦坦千古同規

會玄記云：王者貫三才，主萬物，無為化世，有道恩民。坦坦者，平廣也。既平且廣，千古之下，孰不同規。

宅中寶藏

涅槃經第二十七云：譬如貧人家有寶藏，以不見故，無常無樂無我無淨。有善知識方便令見，以得見故，是人即得常樂我淨。

塵裏經卷

華嚴經偈云：如有大經卷，量等大千界，在於一塵內，一切塵亦然。有一聰慧人，淨眼悉明見，破塵出經卷，廣饒益眾生。佛智亦如是，徧在眾生心，妄想之所纏，不覺亦不知。諸佛大慈悲，令其除妄想，如是乃出現，饒益諸菩薩。見第五十一卷。

誰肯輕許連城

趙有卞和之璧，秦昭王欲以十二連城貿之，趙遣相如送之，視秦王獨有愛璧之心，而無割城之意，乃詐曰：璧有瑕，請示之。王授璧與相如，相如倚柱而立，怒髮衝冠曰：臣聞布衣之交，尚不忍相欺，況大國乎？王若急臣，臣頭與璧俱碎於柱！王恐，碎璧使歸趙。後賢詩曰：卞璧無瑕耀日輝，秦王雖愛不輸機，可憐又入相如手，一陣清風滿路歸。見史記並列國志。

有水盡皆朝宗

夏書禹貢篇云：江、漢朝宗於海。註云：春見曰朝，夏見曰宗。朝宗，諸侯見天子之名也。江、漢合流于荊，去海尚遠，然水道已安，而無壅塞橫決之患，雖未至海，而其勢已奔趨於海，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。

魚子菴羅

彌陀疏鈔云：魚鱗，蟲也，其子多而成者少。菴羅，果名也，梵語菴羅，此云難分別。其果似桃似柰，生熟難分，其花多而結實少。故經云：魚子菴羅花，菩薩初發心，三事因中多，及其得果少。

六心墮落

彌陀疏：鈔：演義云：舍利弗發菩薩心已，證別教六住。因帝釋化作婆羅門，從其乞眼，舍利弗與之。婆羅門棄地踐踏，由是退失大心，塵點劫來，墮聲聞位。

龍蛇混雜凡聖交參

唐無著文喜禪師詣五臺華嚴寺前暫憩，遇一老翁牽牛而至，問曰：子欲何往？無著曰：欲入金剛窟，不得其門。翁曰：且就吾家少息啜茶。著即隨行五十餘步，至其家，命坐，問曰：近自何來？著曰：南方。翁曰：南方佛法如何住持？著曰：比丘少奉戒律。翁曰：多少眾？著曰：或三百，或五百。著問：此間佛法如何住持？翁曰：龍蛇混雜，凡聖交參。著曰：多少眾？翁曰：前三三，後三三。見清涼新志。

玉振金聲

孟子曰：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。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註云：金，鐘屬。聲，宣也。玉，磬也。振，收也。言奏樂者於其未作先，擊鐘以宣其始，俟其既闋後，鳴磬以收其終也。見孟下。萬章篇

雲龍風虎

周易乾掛云：九五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，何謂也？孔子曰：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水流濕，火就燥，雲從龍，風從虎，聖人作而萬物覩。體註云：凡聲同，必此唱彼和而相應；氣同，必此施彼受而相求。又云：龍是水畜，雲是水氣，故龍吟則雲騰；虎是威猛之獸，故虎嘯則風生。

子期云喪伯牙絕絃

列子湯問篇云：俞伯牙善鼓琴，鐘子期善聽。伯牙鼓琴，志在高山，子期曰：善哉，峩峩兮若泰山。志在流水，子期曰：美哉，洋

洋兮若江河。伯牙所念，子期必知。後子期死，伯牙終身不鼓，何也？蓋無知音者也。

因材而篤

中庸云：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篤焉。故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。註云：材，質也。篤，厚也。栽，植也。氣至而滋息為培，氣反而遊散則覆。

雷同

禮記曲禮云：毋勦說，毋雷同。註云：毋勦襲乎成說，毋附和乎人言。此恐隨人是非，無定見也。

梵音楚夏不同

幼學云：楚有三，曰東楚、南楚、西楚。自熊渠封子紅為鄂王，始名鄂渚。漢曰江夏，吳都此，曰武昌，即今湖廣省是也。夏者，華夏也，又曰中州、中原。周自成王營洛，至平王東遷，始居於此。秦曰三川，漢曰洛陽，唐曰東都，宋曰西京，即今河南省是也。不同者，謂楚夏言音輕重呼召不同，西域梵音類此。蓋以中天類中夏，餘四類三楚，故云爾也。

此方聖教稱經

此方聖教，即孔子之教也。稱經者，如詩、書、禮、易、春秋，稱為五經。修多羅乃西域聖教，故亦譯為經。見華嚴懸談。

甲順乙違

謂諸家判教，彼此不同，如甲之與乙，若從此則違彼，順彼則違此也。

惟七十五

三藏法數云：小乘教七十五法攝為五類，謂色、心、心所、不相應、無為是也。俱舍頌曰：色法十一心法一，四十六種心所法，一十四種不相應，三種無為七十五。

初地即為八

楞伽經第四云：初地則為八，第九則為七，七亦復為八，第二為第三，第四為第五，第三為第六，無所有何次？註云：頓教不立階級，故許互為。末言無所有何次者，謂一切俱遣，何論次第？

淨名默住

維摩經云：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：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時維摩詰默然無言。文殊師利歎曰：善哉！善哉！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

擔麻棄金

昔有二人入山興業，各擔麻一擔。偶於中路見無數布帛，一智者云：吾棄麻擔布帛。一愚者云：吾擔來路遠，只是擔麻前行不遠。又見白銀，智者棄布帛擔銀，愚者依舊擔麻前行。又見黃金，智者棄銀擔金，愚者依舊只是擔麻自負。所見不肯從人者，大率如是。見彌陀演義。

華嚴食金剛喻

華嚴經第五十二云：譬如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，要穿其身出在於外。何以故？金剛不與肉身雜穢而同止故。於如來所種少善根亦復如是，要穿一切有為諸行煩惱身過，到於無為究竟智處。何以故？此少善根不與有為諸行煩惱而共住故。

自暴自棄

孟子曰：自暴者，不可與有言也；自棄者，不可與有為也。言非禮義，謂之自暴者；吾身不能居仁由義，謂之自棄者。見離婁篇。

快見後身

觀佛三昧海經第六云：舍衛城中，須達長者家，有一老母，不欲見佛。佛在其前，以扇自障。佛令其扇如鏡，無所障礙。四方上下，總皆是佛。以手覆面，十指皆化為佛。老母不信，佛令羅雲度之。羅雲化作轉輪聖王，至長者家，宣揚妙法。老母聞已，心生歡喜，遂詣佛所，出家受具，獲得果證。波斯匿王白佛言：此母宿有何罪，生卑賤處？復何福慶，今值世尊？佛言：過去有佛，名寶蓋燈王。佛滅度後，像法之中，有王名曰雜寶華光，有子名曰快見，欲求出家，王即聽許。山中有一比丘，受為弟子，謗師空無智慧，願我後生不樂見也。我阿闍黎智慧辯才，願生生為我知識。以謬解故，命終之後，墮無間獄。爾時和尚者，今我身是。阿闍黎者，今羅雲是。快見比丘者，今老母是。

△弘傳序

慈照之頌

頌曰：南山大師最幽玄，撮成樞要在經前。韋馱天將親垂報，十方諸佛許師言。

祥邁老人所加

元道者山雲峯寺如意野老祥邁者，太原人也。內窮三藏，外覈九流，曾與道士丘處機等辯論真偽。於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奉旨焚經，道經皆毀，由是佛日重輝。曾著辯偽錄五卷，入藏流通。詳見本錄序。

關中記

漢都長安，東有函谷關，南有蕝關、武關，西有散關，北蕭關，居四關之中，故名關中。見正字通記誌書也。

僧祐律師

師姓俞氏，其先彭城下邳人。父世居建業，依定林寺法達法師祝法。年滿受具，執操堅明。受業於法穎律師，精嚴毗尼。齊文宣王請講律，聽眾常七八百人。永明中，敕試簡五眾，宣講十誦，更伸受戒之法。年衰脚疾，敕乘輿入內宮，為六宮受戒。梁臨川王、南平王等，並崇其戒範。天監十七年，示寂於建初寺，春秋七十有四。撰三藏記、法苑記、世界記、釋迦譜、弘明集，皆行於世。詳見高僧傳十一卷。

操觚讀傳則鴻儒服膺至梵僧稱讚

佛祖通載云：道宣律師，丹徒人也，一云長城人。年十五歲依日嚴頴公受業，二十歲依弘福智首律師進具，復依首師學律。性好禪那，期修正定。頴師曰：戒淨定明，慧方有據。始聽未閑，持犯焉識？後徙居終南，紵麻蘭苦，製行事鈔。師築戒壇成，俄有梵僧禮壇讚曰：自佛滅後，像法住世，興發毗尼，惟師一人也。觚，竹簡也。陸士衡文賦曰：或操觚以率爾。今稱善作文者，謂之染翰操觚。

述而不作

子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註云：述，傳舊而已。作，則創始也。故作非聖人不能，而述則賢者可及。竊比，尊之之辭。我，親之之辭。老彭，商賢大夫也。此蓋聖人之謙辭耳。見論語上。

蠻夷猾夏

帝曰：皐陶，蠻夷猾夏，寇賊姦宄，汝作士，五形有服。註云：猾，亂。夏，明而大也。曾氏曰：中國文明之地，故曰華夏。四時之夏，亦取此義。劫人曰寇，殺人曰賊，在外曰姦，在內曰宄。士，理也。服，服其罪也。見書經舜典。

震乃東方之卦

周易繫辭云：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一曰乾西北，二曰坎正北，三曰艮東北，四曰震正東，五曰巽東南，六曰離正南，七曰坤西南，八曰充正西。

載亦年也

爾雅云：夏曰歲，商曰祀，周曰年，唐虞曰載。蓋載取物終更始之義。歲以星，一歲而周。祀以祭，一歲而徧。年以禾，一歲而熟。四者名異而實同也。

東方屬青

東方，其行木，其色青，其常仁，其味酸，其藏肝。四德曰元，於時為春，發竅於眼。又黃帝素問云：五藏應四時，各有收受乎？岐伯曰：有。東方色青，入通於肝，開竅於眼，其味酸，其音角

邵平種瓜

邵平，秦東陵侯也。秦滅，平為布衣，種瓜於長安城東，故世謂之東陵瓜，一云青門瓜。後賢詠詩曰：漢王提劍滅孤秦，亡國諸侯盡是臣。惟有東陵能守節，甘作青門種瓜人。見漢史並故事書。

禹貢雍州之域

禹貢，夏書篇名。雍州，九州之一。書云：黑水、西河惟雍州。註云：雍州之域，西據黑水，東距西河。謂之西河者，主冀都而言

也。九州，謂冀州、兗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揚州、荊州、豫州、梁州、雍州是也。

五胡亂華

前趙劉淵都平陽，後趙石勒都襄陽，前秦符堅、後秦姚萇皆都長安，前燕慕容儁據鄴，見鑑書及東西晉

梓里

詩曰：惟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。註云：梓、桑，二木名。古者五畝之宅，樹之牆下，以遺子孫，給蠶食，具器用，子孫守之，必應恭敬。見小雅小弁章。今稱梓里者，意指大師生處，以是父母植桑梓之地也。

度人不減掬多

四祖優波掬多尊者，吒利國人也。在世化導，證果最多。每度一人，以一籌置於石室。其室縱十八肘，廣十二肘，充滿其間。見傳燈錄。

焦芽敗種跛鱉瘸驢

維摩經：迦葉自責云：我等何為永絕其根？於此大乘，已如敗種。釋云：敗種者，已壞之種，不能發生。二乘灰身泯智，不能發生。大乘善根，亦復如是。楞嚴經云：何謂聖智三相？謂無所有相、一切諸佛自願處相、自覺聖智究竟之相。修行得此已，能捨跛驢心智慧相。釋云：跛謂足不能行，即瘸義也。言二乘智慧，但行於空，不能空有雙行，故以為喻。焦芽跛鱉，未見出載，或是講演者配對之詞，再俟參考。

未可以言貌觀也

子曰：論篤是與？君子者乎？色莊者乎？註云：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，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？為色莊者乎？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。見論語下。

扣關擊節

扣關緊要處，難過而能過；擊節阻隔處，不通而能通。謂扣其機關，擊其節要。見寶訓音義。

蛇足

史記：陳軫見楚使昭陽曰：人有遺舍人一巵酒，舍人相謂曰：請畫地為蛇，先成者為飲。一人先成，舉酒而起曰：吾能為之足。及為足，其一人奪酒而飲曰：蛇無足，今為足，非蛇也。

[月*暴]腮龍門

龍門山，在河東郡之西界。其山高五千仞(八尺)，而有三級，其水流注於下。赤色鯉魚，每於春暄之際，會此山下，逆水而上。若有分者，登過龍門，自有天火燒尾脫鱗，驅雷駕電，興雲致雨，得化為龍。若登不過者，自有紅朱點額，不得再登[月*暴]腮於龍門之下。見會玄記

文軌

中庸云：今天下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張居正註云：子思意謂當今天下，雖非文武之時，然其法制典章，世世遵守，無敢有異同者。試以三事言之：如車造非一人，而其轍迹之廣狹無不一；如字寫非一人，而其點畫形象無不一；如禮行非一人，而其親疎貴賤次序無不一也。而況生今之世，豈可得而違背哉！

服膺不忘

子曰：回之為人也，擇乎中庸，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註云：回，孔子弟子，姓顏，字子淵。拳拳，奉持之貌。服，猶著也。膺，胷也。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，言能守也。見中庸

抱石沉淵之流

湯將伐桀，因卞隨而謀，卞隨曰：非吾事也。湯曰：孰可？曰：吾不知也。又因瞀光而謀，瞀光曰：非吾事也。湯曰：孰可？曰：吾不知也。湯曰：伊尹何如？曰：強力忍垢，吾不知其他也。湯遂伊尹謀伐桀，克之。以讓卞隨，卞隨不受，自投稠水而死。又讓瞀光，光亦不受，乃負石自沉於廬水。見莊子讓王篇。

怖頭失性之人

楞嚴經第四卷：佛告富樓那：汝雖除疑，餘惑未盡。吾以世間現前諸事，今復問汝。汝豈不聞室羅筏城演若達多，忽於晨朝以鏡照面，愛鏡中頭眉目可見，瞋責己頭不見面目，以為魑魅無狀狂走。於意云何？此人何因無狀狂走？富樓那言：是人心狂，更無他故。釋云：以為魑魅等，自怖無頭也。是人心狂者，迷失本性也。

古經書亦然

自古經書，以軸為卷。筆談云：印板書籍，唐初尚未有，蓋為之自馮道始耳。

魏周焚毀

元魏世祖初即位時，遵太祖之業，每引高德沙門，與共談論。司徒崔浩，尤不信佛，旁訪國事，每以為懷。言佛法虛誕，為俗費害，黃老仙道，可以存心。後因蓋吾反於杏城，帝乃西伐，時浩從焉。至長安，從官入僧室，見有弓矢，出以奏聞。帝怒曰：此非沙門所用，當與蓋吾通謀，規害人耳。命有司案誅一寺，下詔曰：自王公以下，有私養沙門者，誅滅一門。時恭宗為太子，每上表陳諫，帝

皆不許。浩又重譖，帝信其言，復下詔曰：一切蕩除，所有圖像胡經，皆擊碎焚毀，沙門無論少長，悉坑之。周高祖安忍嫌郄，信任讒緯，偏以為心。自古相傳，黑者得也，謂有黑相，當得天下，所以衣物旗幟，並變為黑。祖初重佛法，下禮沙門。有道士張賓，譎詐罔上，私達其黨，以黑釋為國忌，黃老為國祥。帝納其言，信道輕佛。時有僧衛元嵩，與賓唇齒相扇，惑動帝情。後召德僧、名儒、高道，三番集議，是非更廣，莫簡帝心。乃經五載，至建德三年，勅僧人道士，並令還俗，三寶福財，散給臣下，寺觀塔廟，賜給王公，則經亦因之廢毀。二事詳見廣弘明集。

濟濟多士

詩曰：王國克生，維周之貞。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註云：貞，榦也。濟濟，多貌。言文王之國能生眾多之士，則足以為國之榦，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。見大雅文王篇。

辯遜天女

華嚴經第二十九云：復次佛子！譬如自在天王有天婇女名曰善口，於其口中出一音聲，其聲則與百千種樂而共相應，一一樂中復有百千差別音聲。佛子！彼善口女從口一聲出於如是無量音聲。

△卷一之上

民鮮能久矣

子曰：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鮮能久矣。註云：過則失中，不及則未至，故惟中庸之德為至。然亦人所同得，但世教衰，民不興行，故鮮能之，今已久矣。見中庸。

周禮掌四方之語各有其官

禮記王制篇云：五方之民，言語不通，嗜欲不同。達其志，通其欲，東方曰寄，南方曰象，西方曰狄鞮，北方曰譯。方氏曰：寄，言能寓風俗之異於此。象，謂能倣象風俗之異於彼。鞮，則欲別其服飾之異。譯，則欲辨其言語之異也。

私淑

孟子曰：予未得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。註云：私，猶竊也。淑，善也。人，謂子思之徒也。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，然聖人之澤尚存，猶有能傳其學者，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，而私竊以善其身。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。見離婁篇。

讀古

齊桓公讀書於堂上，輪扁斲輪於堂下，釋椎鑿而上，問桓公曰：敢問公之所讀者，何言也？公曰：聖人之言也。曰：聖人在乎？公曰：亡矣。曰：然則公之所讀者，乃古人之糟粕也。公曰：寡人讀書，輪人安得議乎？有說則可，無說則死。扁曰：以臣之事觀之，徐則甘而不固，疾則苦而不入。不徐不疾，得之於心，應之於手，口不能言，有數存焉於其間。臣不能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，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。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，然則君之所讀者，古人之糟粕也。精解云：餔糟粕者，豈知酒味？讀古人之遺書者，豈知道味哉？見莊子天道篇。

佛現十種神變度之

所謂毒龍不害，龍火不燒，恒水不溺，三方取果，北方取粳米，忉利取甘露，知嫌隱去，知念現來，火滅還然，斧舉不下。詳見瑞應經及諸律受戒犍度中。

止耆婆之車

報恩經第六云：目連以弟子病，上忉利天，以問耆婆。正值諸天入歡喜園，爾時目連在路側立，一切諸天無顧看者。耆婆後至，顧見目連，向舉一手，乘車直過。目連自念：此本人中是我弟子，今受天福，以著天樂，都失本心。即以神力制車令住。耆婆下車，禮目連足。目連種種因緣責其不可。耆婆曰：以我人中為大德弟子，是故舉手問訊。頗見諸天有爾者否？諸天以著樂深心，不得自在，是使爾耳。目連問曰：有弟子病，當云何治？耆婆曰：惟以斷食為本。

焚得勝之殿

帝釋與修羅戰勝，因造得勝殿，莊嚴奇麗。目連往看，諸天婇女皆隱避不出。目連念帝釋著樂不修道本，乃以神通焚燒其殿，仍為帝釋說無常苦空等法。帝釋歡喜，後殿儼然無灰烟色，見法華文句。

攝調達而歸正法

五分律第二十五云：爾時調達自立五法，將五百新學比丘和合布薩。時舍利弗目犍連往詣彼眾。調達便言：善來！可就此坐。汝等先是沙門瞿曇第一弟子，今復為吾作第一弟子，不亦善乎？舍利目連默然不答。調達謂受其語，即効佛常法，告言：汝為眾說法，吾背小痛，當自消息。便四摞僧伽黎右脇而臥，不繫念故。須臾眠熟，轉左脇臥，鼾聲駭人。時目犍連現種種神變，舍利弗說種種妙法。五百比丘見聞是已，即於座上遠塵離垢，於諸法中得法眼淨。

取釋種以藏梵天

波斯匿王太子名流離，因戲坐佛座，被毀結怨。後欲興師往伐釋種，目連白佛言：流離往伐釋種，我欲移其四部，令擲他方。佛言：汝有智德，終不能安。目連意終不已，遂取知識四五千人，盡著鉢中，舉置梵天。軍兵去後，目連白佛：承佛神力，救得四五千人。佛言：汝往看之。目連下鉢，人皆已死。詳見圓覺疏。鈔：

見佛負墮

如來紀略云：侵爪梵志竪義與佛約云：我義若墮，當自斬首。佛言：汝以何為宗？曰：一切不受。佛問曰：受是見否？志拂袖而去，至中路忽省，乃歎曰：我兩處負墮是見，若受負門處粗是見，不受負門處細是義。一切不知，惟佛菩薩知我義墮，我當斬首謝佛。回至佛所，白言：世尊！我義兩處負墮，今斬首謝佛。佛言：我法之中無如是事，汝當回心向道。於是同五百徒眾投佛出家，證羅漢果。

不看婆羅門六日

佛言：羅雲，過去世時，曾作國王。時有仙人，來語王言：王法治賊，當治我罪。王言：汝有何罪？仙言：我入王國，犯不與取，用王水及楊枝。王言：我以水及楊枝，施及一切，何罪之有？仙言：王雖如此，我心疑悔，終不除也。王言：若必欲爾，少停，待我入還。王入宮中，六日不出。仙人在王園中，六日飢渴，因自思惟：王正以此治我。王過六日出，辭謝仙人曰：我便相忘，莫見咎也。以是因緣故，受五百世三惡道苦，五百世常六年在母胎中。詳見大智度論十七卷

若干

禮記曲禮曰：問天子之年，對曰：聞之，始服衣若干尺矣。註云：若，如也，未定之辭。數始於一而成於十，干字从一从十，故言若干。謂或如一，或如十，凡數之未定者，皆可言之。

阿難代陳三請

爾時世尊在尼拘律園。摩訶波闍波提與五百舍夷女人俱詣佛所，頭面禮足白言：世尊！願聽女人於佛法中出家為道。佛言：且止！瞿曇彌！莫作是語：未欲令女人於佛法中出家為道。佛還舍衛國，摩

訶波闍波提等自共剃髮披袈裟，往祇桓門外立，步涉脚破涕泣流淚。阿難見已問知其故，即往白佛：善哉！世尊！願聽女人於佛法中出家受戒。佛告阿難：且止！莫欲令女人於佛法中出家受戒。何以故？若女人於佛法中出家受戒，則令佛法不久。阿難白佛：若使女人出家受戒，乃至能得阿羅漢果否？佛言：能得。若能得果，願佛聽許。佛告阿難：今為女人制八盡形壽不可過法，若能行者即是受戒。詳見四分律藏第四十八卷

位不退等

台宗云：惑有三種，謂見、思、塵沙、無明。若破見、思，證空寂理，名位不退，永不失超凡之位故；若斷塵沙，能行化道，名行不退，永不失菩薩之行故；若破無明，親證法性，名念不退，永不失中道正念故。

庭列八佾

孔子謂：季氏八佾舞於庭。註云：季氏，魯大夫季孫氏也。佾，舞列也。天子八，諸侯六，大夫四，士二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。見論語上。

彌陀色變發起

大彌陀經云：世尊一日容顏異常，阿難問言：我從侍佛，未曾獲覩威容有如今日，豈非念過去諸佛，或念未來諸佛，故致然耶？釋曰：此世尊色變，阿難請問事也。由此如來讚問為說，是為一經。發起。

楞嚴墮婬發起

楞嚴經云：爾時阿難因乞食次，經歷婬室，遭大幻術。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呪攝入婬席，婬躬撫摩，將毀戒體。釋曰：此阿難

誤墮婬室事也。由此如來頂光化佛說呪，文殊將呪往護。阿難歸來，哀求妙定，如來為之次第開示，故為發起也。

憤憤悱悱

子曰：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。註云：憤者，心求通而未得之意。悱者，口欲言而未能之貌。啟，謂開其意。發，謂達其辭。見論語上

萬派朝宗

如前有水，盡皆朝宗，中引

羣星拱北

子曰：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眾星拱之。註云：政之為言正也，所以正人之不正也。德之為言得也，行道而有得於心也。北辰，北極，天之樞也。居其所，不動也。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。見論語上。

簧鼓之儀

詩小雅鹿鳴篇云：我有嘉賓，鼓琴吹笙。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將。註云：簧者，笙中之簧也。大笙十九簧，小笙十三簧。女媧氏作簧，即笙中金鍱也。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，而竅其管底之側，以薄金鍱障之，吹則鼓之而出聲，所謂鼓簧也。今彌勒示同，不知鼓動文殊，以啟說法之端，有類乎此。

困心橫慮

孟子曰：人恒過，然後能改；困於心，橫於慮，而後作。註云：恒，常也，猶言大率也。橫，不順也。作，奮起也。言中人之性，常必有過，然後能改。蓋不能謹其平日，故必事勢窮蹙，以至困心橫慮，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也。見孟下告子篇。

杜視聽於嘉會

華嚴經？入法界品云：爾時上首諸大聲聞，舍利弗乃至富樓那等，在逝多林，皆悉不見如來神力，如來相好，乃至亦復不見不可思議菩薩境界。清涼序云：上德聲聞，杜視聽於嘉會。蓋上德即是上首。杜，塞也。在眼曰視，在耳曰聽。嘉會即指逝林。言如來於逝多林中，入師子嚬申三昧，顯現菩薩不可思議境界。聲聞在座，如盲如聾，故云杜視聽也。

善友入海即求此也

報恩經云：過去世時，有一國王，名摩訶羅闍。有二子，長名善友，次名惡友。善友太子，父母愛念。一日出遊，見眾苦惱，白父給濟。未久之間，庫藏中物，三分用二。善友不忍傾竭父母庫藏，遂入大海，乞得龍王左耳中如意摩尼寶珠，隨意雨寶，及諸一切所須之物，給濟眾生，無所乏少。此約義略引，詳如彼經。

觀妻妾如畫瓶

出曜經云：昔有婬逸之人，意專女色，不能去離。有知識道人往來其家，其婦白道人言：我夫性多婬欲，恐不自濟。道人曰：汝夫若近汝時，便告之曰：須陀洹法理應爾耶？後果如言告之。其夫甚懷慚愧，自此永息欲事。婦問：何故永息欲事？其夫遂彩畫好瓶，內盛糞穢，牢蓋其口，令婦抱此，如我無異。婦依其語，抱瓶不離。其夫將瓶打破曰：我觀汝身劇於此瓶，從頭至足有三十六物，垢穢不淨，有何可貪耶？

曾子啟衾

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啟予足，啟予手。註云：啟，開也。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，不敢毀傷，故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。見論語上。

殺身成仁

子曰：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註云：志士，有志之士。仁人，則成德之人也。理當死而求生，則於其心有不安矣，是害其心之德也。當死而死，則心安而德全矣。見論語下。

比干剖腹

比干，紂叔父也。紂得蘇氏女，名妲姬，甚寵愛之，設酒池肉林，使男女倮形相逐其間，作長夜宮，一百一十日為一晝，用炮烙之刑，刳孕斮涉，造鹿臺，七年乃成，虐害忠良。臣叔比干竭忠而諫，不從，遂剖心而死。見寶訓筆說。

率土之境

詩云：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註云：溥與普同，徧也。率，循也。濱，涯也。言普天之下，莫非王之土也。率土之濱而居者，莫非王之臣也。詳見小雅北山章。

視天下如敝屣

孟子曰：舜視棄天下，猶棄敝屣也。註云：屣，草履也。敝，破壞也。甚言其視天下輕也。見孟下盡心篇。

忘身及親

孔子答樊遲辨惑問云：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親，非惑與？註云：知一朝之忿為甚微，而禍及其親為甚大。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。見論語下。

與木石居與鹿豕遊

孟子曰：舜之居深山之中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遊，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。見孟下盡心篇。

飯糗茹草

孟子曰：舜之飯糗茹草也，若將終身焉。註云：飯，食也。糗，乾糒也。茹，亦食也。言聖人之心，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也。見孟下盡心篇。

不勉而中不思而得

中庸云：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誠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

比興不同

詩經體註云：比者，喻也。單說此物不易曉，故取彼一件物對此一件物以比之，使人即彼而識此也。興者，起也。欲有所咏，先言他物以起其詞也。

瓶瀉不遺

禪林寶訓云：先聖授受之際，固非淺薄所敢傳持，如一器水傳於一器，始堪克紹洪規。

惺惺寂寂

永嘉集云：惺惺寂寂是，無記寂寂非；寂寂惺惺是，亂想惺惺非。釋云：智周鑒而常靜，用繁興以恒如，是曰惺惺寂寂。若無記寂寂，則墮昏住，故非也。不起寂滅定，而現諸威儀，是曰寂寂惺惺。若亂想惺惺，則墮緣慮，故非也。

空生晏坐帝釋散花

彌陀演義云：空生晏坐石室中，帝釋於空中散花供養。空生曰：散花者誰？曰：天帝釋也。曰：何所為也？曰：以尊者善說般若。尊者曰：我本無說。帝釋曰：我亦無聞。無說無聞，乃真說真聞也。

地獄蒙光頓超十地之階

華嚴經第四十八卷。佛告寶手菩薩言：佛子！菩薩足下有千輻輪相，名：光明普照；王有隨好，名：圓滿王，常放四十種光明。中有一光，名：清淨功德，能照億那由他佛剎微塵數世界，隨眾生種種業行、種種欲樂皆令成熟。阿鼻地獄極苦眾生遇斯光者，皆悉命終生兜率天。既生天已，天鼓發聲，廣為說法。乃至云：爾時，諸天子聞說普賢廣大回向，得十地果。

草繫鵝珠

昔有比丘被賊劫奪，賊恐控告聚落，其中一人知比丘護生，遂以生草繫之，比丘恐傷草命，故不敢動。後有國王畋獵，見而問之，比丘具告所以，王為比丘解草而去。見大莊嚴論第三卷。

昔有乞食比丘，到珠師舍，正逢彼匠，為王穿珠，見比丘來，歡喜持鉢，入家取食。有鵝吞珠，比丘見之，恐傷鵝命，因此不言。珠師見其珠少，疑比丘盜，遂拷打之，觸處血流，鵝來嚙血，其人恚怒，以杖擊鵝而死。比丘見已，遂以實對，其人剖鵝得珠，慚愧謝罪。見大莊嚴論第十一卷。

仰彌高

顏淵喟然歎曰：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註云：喟，歎聲。仰彌高不可及，鑽彌堅不可入，在前在後，恍惚不可為象。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，無方體，而歎之也。見論語上。

寬猛相濟

鄭子產有疾，謂子太叔曰：我死，子必為政。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，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鮮死焉；水懦弱，民狎而翫之，則多死焉。故寬難。疾數月而卒。太叔為政，不忍猛而

寬。鄭國多盜，取人於萑(丸)苻(蒲)之澤。太叔悔之，曰：吾早從夫子，不及此。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，盡殺之，盜少止。仲尼曰：善哉！政寬則民慢，慢則糾之以猛；猛則民殘，殘則施之以寬。寬以濟猛，猛以濟寬，政事以和。見左傳。

禮樂征伐自天子出

孔子曰：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註云：逆理愈甚，則其失之愈速。大約世數不過如此。見論語下。

是父是子

海雲禪師。年十八歲，太師國王領兵取嵐城，四眾逃散，師侍中觀如故。時有清樂元帥史公、義州元帥李公，見師氣宇非常，問曰：爾何人也？師曰：沙門。史曰：食肉否？師曰：何肉？史曰：人肉。師曰：人非獸也，虎豹尚不相食，而況人乎？史曰：兵刃之下，爾亦能不傷乎？師曰：必仗其外護者。公喜甚。李曰：爾既為僧，禪耶？教耶？師曰：禪教乃僧之羽翼也。如國之用人，必須文武兼濟。李曰：然則必也從何而住？師曰：二俱不住。二帥見師無所畏懼，應對不凡，即與往見中觀。聞中觀教誨諄諄，喜而讚曰：果然有是父有是子也。詳見佛祖通載第三十二卷。

聖人無名

莊子逍遙遊篇云：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憨山大師註云：至人、神人、聖人，只是一箇聖人，不必作三樣看。又云：莊子立言本意，謂古今世人但認一箇血肉之軀為我所累，故汲汲求功求名，苦了一生，曾無一息之逍遙快活。惟聖人忘我、忘功、忘名，超脫生死而遊大道之鄉，故得廣大逍遙自在，快樂無窮。

易子而教

公孫丑曰：君子之不教子，何也？孟子曰：勢不行也。教者必以正；以正不行，繼之以怒；繼之以怒，則反夷矣。夫子教我以正，夫子未出於正也，則是父子相夷矣。父子相夷，則惡矣。古者易子而教之，父子之間不責善，責善則離，離則不祥莫不焉。註云：易子而教者，所以全父子之恩，而亦不失其為教也。見孟子離婁篇。

若合符節

孟子曰：舜生於諸馮，遷於負夏，卒於鳴條，東夷之人也。文王生於岐周，卒於畢郢，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，得志行乎中國，若合符節，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註云：符節以玉為之，篆刻文字而中分之，彼此各藏其半，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。見孟下離婁篇。

以斯道覺斯民

伊尹曰：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也。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，非予覺之而誰也？見孟下萬章篇。

波羅奢伽華

章安云：此是樹名，其葉青色，華有三色，日未出時則黑色，日正照時則赤色，日沒之時則黃色，今取赤色如血義耳。見名義集。

父作子述

子曰：無憂者，其惟文王乎！以王季為父，以武王為子。父作之，子述之。註云：此言文王之事。書言王季其勤王家，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。見中庸。

△卷一之下

申申夭夭

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註云：燕居，閒暇無事之時。申申，其容舒也。夭夭，其色愉也。見論語上。

急先務也

孟子曰：知者無不知也，當務之為急；仁者無不愛也，急親賢之為務。註云：知者固無不知，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；仁者固無不愛，然常急於親賢。見孟下盡心篇。

聲名洋溢

中庸云：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。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，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悅。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，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。故曰：配天

畫地自限

冉求曰：非不悅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子曰：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。今女畫。註云：力不足者，欲進而不能。畫者，能進而不欲。謂之畫者，如畫地以自限也。見論語上。

予欲無言

子曰：予欲無言。子貢曰：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子曰：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註云：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，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，有不待言而著者。是以徒得其言，而不得其所以言，故夫子發此以警之。見論語下。

罔象得珠

黃帝遊乎赤水之北，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，旋歸，遺其玄珠。使知索之而不得，使離朱索之而不得，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。乃使罔象，罔象得之。黃帝曰：異哉！罔象乃可以得之乎？見莊子天地篇。

予盾

予，鎗也。盾，護身牌也。昔人以二物雙賣，各歎其勝。智者語云：我買汝矛，還刺汝盾。入於不入，即無其辭，以況自語相違也。見永嘉集。

彈偏斥小歎大褒圓

爾時，維摩詰語大迦葉：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，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，以方便力教化眾生，從乞手、足、耳、鼻，乃至衣服、飲食，而往試之，令其堅固。所以者何？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，有威德力，故行逼迫，示諸眾生如是難事。凡夫下劣，無有力勢，不能如是逼迫菩薩。譬如龍象蹴踏，非驢所堪。詳見維摩詰經卷中。

猶豫

猶豫，二獸名，性多疑，聞人聲輒登木，久之無人乃下，須臾復登。凡人臨事遲疑不決者，借此為喻。見字典

不屑之教

孟子曰：教亦多術矣，予不屑之教誨也者，是亦教誨之而已矣。註云：多術，言非一端。屑，潔也。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，所謂不屑之教誨也。其人若能感此，退自修省，則是亦我教誨之也。見孟下告子篇。

虧一簣而未為完山

子曰：譬如為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。註云：簣，土籠也。書曰：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。夫子之言，蓋出於此。言山成而但少一簣，其止者吾自止耳。見論語。上

及九仞而莫稱全井

孟子曰：有為者譬若掘井，掘井九軔(同仞)而不及泉，猶為棄井也。註云：八尺曰仞。言鑿井雖深，然未及泉而止，猶為自棄其井也。見孟下盡心篇。

先聖後聖其揆一也

如前若合符節中引註云：揆，度也。其揆一者，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。見孟下離婁篇。

繼周百世

子張問：十世可知也？子曰：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見論語上

巽與法語

子曰：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？改之為貴。巽與之言，能無悅乎？繹之為貴。悅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註云：法語者，正言之也。巽言者，婉而導之也。繹，尋其緒也。法言人所敬憚，故必從，然不改則面從而已。巽言無所乖忤，故必悅，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。見論語上。

頑石點頭

竺道生至長安，見法顯所譯泥洹經云：除一闡提，皆有佛性。師曰：阿闡提人，含生之類，何得獨無佛性？此經來未盡耳。乃唱：闡提皆當成佛。眾謂：邪說背經，依律當擯。生對眾誓曰：若我所說契佛心者，願捨。報曰，踞師子座，於是入虎丘山，聚石為徒，

講涅槃經。至闡提處，說有佛性，且曰：如我所說，契佛心否？羣石皆為點頭。後聞重譯涅槃聖行品云：一闡提人，雖復斷善，猶有佛性。尉喜不勝

綸音

子曰：王言如絲，其出如綸；王言如綸，其出如綍。註云：綸，綬也。綍，引棺大索也。出禮記緇衣篇。

黃流不注瓦缶

詩云：瑟彼玉瓚，黃流在中。豈弟君子，禮祿攸降(呼攻反)。註云：瑟，縝密貌。玉瓚，圭瓚也。以圭為柄，黃金為勺，青金為外，而朱其中也。黃流，鬱鬯也。釀秬黍為酒，築鬱金煮而和之，使芬芳條鬯，以瓚酌而祼之也。攸，所；降，下也。言瑟然之玉瓚，則必有黃流在其中。豈弟之君子，則必有福祿下其躬。明寶器不薦於褻味，而黃流不注於瓦缶。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，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。見大雅文王篇。

不失人亦不失言

子曰：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見論語下。

傳國之璽

蔡邕斷獨：璽者，印也。印者，信也。古者尊卑共之。秦始皇得藍田之玉，命其相李斯篆曰：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。自此專名王之印也。漢高祖入咸陽，得秦璽，世世相授，號曰傳國璽。見幼學須知。

可媿寶鏡

彌陀演義云：王度將寶鏡懸樹，樹即為雷所擊，大蛇死於樹下。復以鏡照一女子，女子即乞藏鏡，願得一醉而死，醉後乃一死。狐

節棁

子曰：藏文仲居蔡，山節藻棁，何如其知也？註云：藏文仲，魯大夫。居，藏也。蔡，大龜也。節，柱頭斗栱也。藻，水草名。棁，梁上短柱也。蓋為藏龜之室，而刻山於節，畫藻於棁也。當時以文仲為知，孔子言其不務民義，而諂瀆鬼神如此，安得為知？見論語上。

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

子曰：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註云：憤者，心求通而未得之意。悱者，口欲言而未能之貌。啟，謂開其意。發，謂達其辭。物之有四隅者，舉一而知三也。反者，還以相證之義。復，再告也。見論語上

仲尼浮海之歎

子曰：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。註云：桴，筏也。程子曰：浮海之歎，傷天下之無賢君也。見論語上

憲章

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註云：祖述者，遠宗其道。憲章者，近守其法。律天時者，法其自然之運。襲水土者，因其一定之理。見中庸。

同如匏瓜

夫子云：吾豈匏瓜也哉，焉能繫而不食。註云：匏，瓠也。匏瓜繫於一處，而不能飲食，人則不如是。見論語下。

欲度阿藍迦藍鬱頭藍弗不得

四分律第三十二卷。爾時，世尊受梵王請已，復作是念：我今當先與誰說法？即念：阿藍迦藍垢薄利根，聰明有智，我今寧可先與說法。念已，復更智生，今阿藍迦藍死已七日。復念：鬱頭藍弗，鬱頭藍弗昨日命終。佛言：何其苦哉！汝有所失，此法微妙，如何不聞？若其聞者，速得解脫。

△卷二之上

記莂

大藏音義云：記莂者，謂授與將來成佛之記，劫國莊嚴名號之別也。

無何有之鄉

惠子謂莊子曰：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，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，立之塗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眾所同去也。莊子曰：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，不夭斧斤，物無害者，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。莊子逍遙遊篇。

率由舊章

詩云：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註云：愆，過也。率，循也。章，典法也。所行不過差，不遺忘者，以其循用舊典故也。見孟下離婁篇。

不寶金玉而寶善人

王孫圉聘於晉，定公饗之。趙簡子鳴玉以相，問於王孫圉曰：楚之白珩猶在乎？對曰：然。簡子曰：其為寶也幾何矣？曰：未嘗為寶。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，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，使無以寡君為

口實。又有左史倚相，能道訓典以敘百物，以朝夕獻善政於寡君，使寡君無亡先王之業而國民保焉。此楚國之寶也。若夫白珩，先王之說也，何寶焉？見楚語及古文

幹蠱

易云：幹父之蠱，有子，考無咎，厲終吉。象曰：幹父之蠱，意承考也。註云：幹如木之幹，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。蠱者，前人已壞之緒，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。子能幹之，則餧治而振起矣。見周易蠱卦。

王老師兒孫

黃檗禪師傳心法要云：師行脚時到南泉，一日臨齋，捧鉢向南泉位坐，南泉來見，便問：長老什麼年中行道？師云：威音那畔。泉云：猶是王老師兒孫在。師下去。

任重道遠

曾子曰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註云：弘，寬廣也。毅，強忍也。非弘不能勝其重，非毅無以致其遠。見論語上。

紫標黃榜

梁武帝弟蕭宏封臨川王，性愛錢，百萬一聚，黃榜標之，千萬一庫，掛一紫標，如此十餘間。武帝見之，計錢三億餘萬。蕭綜作錢愚論譏之。見梁史並故事書。

銅陵金谷

漢文帝椒房之親鄧通，有相者，相曰：當餓死。帝曰：能富通者朕。遂賜通蜀道銅山鑄錢，布滿天下。其後遭事，逃避人家，終餓而死。見綱鑑並西漢書。金谷者，石崇之園名也。石崇，晉時人，

嘗與王愷鬬，富愷以珊瑚高二尺許者示崇，崇以鐵如意擊碎，遂取高三四尺者六七株以與之。見晉史並故事書。

返魂香

漢延和元年，西胡月氏國遣使獻香四兩，大如雀卵，色如桑椹。至始元年，京城大疫，死者大半，帝取香焚之，其死未經三日者皆活，香氣三月不滅。香出聚窟洲人鳥山，其樹如楓，香聞數里，名返魂樹。詳見拾遺傳。

塗毒鼓

廣誌云：鴆鳥者，大如鷂子，頸長八寸，毛紫綠色，徧身是毒，以蛇蝮為食。雄名暉，雌名陰。毛羽瀝酒，沾唇即死，用犀牛角解之。昔王莽酒酖平王是也。騰空日月失色，落地草木皆枯，人見之眼瞎生瘡，值影者氣絕身亡。用血塗於鼓上，聞其聲者必死，須返魂香方可解除。故天童云：十分收得返魂香，一等來撾塗毒鼓。

無恙

戰國策云：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，書未發，威后問使者曰：歲亦無恙也，民亦無恙也，王亦無恙也。註云：恙，憂也。又噬蟲能食人心，古者草居露宿，多被此毒，故相問勞曰無恙乎。今俗問人之病為貴恙，非也。

老厭龍鍾

字典云：龍鍾，竹名，產羅浮山。丹鉛錄云：龍鍾似竹，搖曳不自持也。人老如之，故以為喻。善導大師偈云：漸漸鷄皮鶴髮，看看行步龍鍾。唯有徑路修行，但念阿彌陀佛。

既得患失

子曰：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矣。註云：小則吮癰舐痔，大則弒父與君，皆生於患失而已。見論語下。

先難後獲

樊遲問仁。子曰：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註云：獲，得也。先其事之所難，而後其效之所得，此仁者之心也。見論語上。

不必膠柱

或曰：以往聖之法治將來，譬猶膠柱調琴，有諸？曰：有之。曰：聖君少而庸君多，如獨守仲尼之道是也。曰：聖人之法，未嘗不關盛衰焉。見楊子法言先知篇。

欲速則不達

子夏為莒父宰，問政。子曰：無欲速，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見論語下。

乞餘不足又顧之他

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，其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則盡富貴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。蚤起，施從良人之所之，徧國中無與立談者。卒之東郭墦間，之祭者，乞其餘，不足，又顧而之他。其妻歸，與其妾訕其良人，而相泣於中庭。直解云：孟子見當時求富貴者之可耻，乃託齊人以形狀之。詳見孟子下離婁篇。

放利而行

子曰：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註云：放，依也。多怨者，謂多取怨也。見論語上。

人異禽獸幾希

孟子曰：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註云：幾希，少也。庶，眾也。人物之生，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，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。眾人不知此而去之，則名雖為人，而實無以異於禽獸。君子知此而存之，是以戰兢惕厲，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。見孟下離婁篇。

距楊墨放淫辭

孟子曰：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，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乃至楊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說誣民，充塞仁義也。仁義充塞，則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。吾為此懼，閑先聖之道，距楊、墨，放淫辭，邪說者不得作。註云：閑，衛也。放，驅而遠之也。作，起也。見孟上滕文公篇。

涵淹卵育

韓文公驅鱷魚文云：後王德薄，不能遠有，則江漢之間，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，況潮嶺海之間，去京師萬里哉？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，亦固其所。註云：涵淹，潛伏也。卵育，生息也。

△卷二之下

整心慮趣菩提

裴休丞相圓覺序云：嗚呼！生靈之所以往來者，六道也。鬼神沉幽愁之苦，鳥獸懷獝狖之悲，修羅方瞋，諸天正樂，可以整心慮，趣菩提，唯人道為能耳。人而不為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玄奘西征

名義集云：玄奘，河南洛陽人，俗姓陳氏，潁州陳仲弓之後。周遊西域一十七秋，遊覽百有餘國。貞觀十九年回京，敕弘福寺翻譯經

論七百餘部。

善財南詢

爾時，文殊師利菩薩告善財童子言：善男子！若欲成就一切智智，應決定求真善知識。善男子！求善知識，勿生疲懈；見善知識，勿生厭足；於善知識所有教誨，皆應隨順；於善知識所有方便，勿見過失。善男子！於此南方，有一國土，名曰：勝樂；其國有山，名曰：妙峯；彼有比丘，名曰：德雲。汝可往問：菩薩云何學菩薩行、修菩薩行？乃至云何於普賢行速得圓滿？德雲比丘當為汝說。爾時，善財童子聞是語已，歡喜踊躍，頭頂禮足，繞無數匝，殷勤瞻仰，悲泣流淚，辭退南行，向勝樂國。如是展轉，經由一百一十餘城，參禮五十三員真善知識，最後於普賢菩薩毛孔剎中，次第得普賢菩薩諸行願海，與普賢等，與諸佛等，乃至不可思議解脫自在悉皆同等。詳見華嚴經六十二至八十卷

魏康僧會

憨四大師云：初，僧會至長千，吳主孫權命求舍利，期以七日，不應。展三七日，中夜猶不應。會稽首哀請曰：佛以慈悲為心，苟不應，則使此方眾生斷滅佛種矣。於是痛舉佛號三稱，徧身毛孔血汗迸灑，即聽瓶中鏗然有聲，光燭天地。啟之，則舍利宛在瓶中矣。見夢遊集第二十五卷

亡羊之失

楊子之隣人亡羊，既率其黨，又請楊子之豎追之。楊子曰：嘻！亡一羊，何追者之眾？隣人曰：多岐路故。及反，問：獲羊乎？曰：亡之矣。曰：奚亡之？曰：岐路之中，又有岐焉，吾不知所之，所以反也。見列子說符篇。

青囊見於愚婦

華陀字元化，沛國譙郡人也。其人妙手，世之罕有。曹操夢中被梨樹神劍砍之，後頭痛不止，召華陀治以麻肺湯破腦之言。操疑其奸，拏下獄中。獄卒待陀甚善。陀感其恩，乃告曰：我今死於非命，有青囊書未傳於世，深感汝恩，無可以報。我修一書，汝遣人送於我家，取此書來付與汝，以繼吾神效也。獄卒曰：我若得此書，棄了此役，醫治天下，以全先生之德也。陀即修書付獄卒曰：吾臨來時，將書與妻藏之矣。獄卒辭陀至其家，問陀妻取之。獄卒回家，令妻藏之。旬日之後，操病越加沉重，華陀死於獄中。獄卒却役回家，問婦要書。婦曰：吾已燒矣。夫問其故，妻曰：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，只落得死於獄中，吾故毀之。因此青囊書不傳於世。見三國志。

請益則起更端則起

侍坐於先生，先生問焉，終則對，請業則起，請益則起。註云：請益者，再問未盡之蘊，起所以致敬也。侍坐於君子，君子問更端，則起而對。呂氏曰：問更端則起而對者，因事有所變而起敬也。二事見禮記曲禮篇。

楞伽被呵

經云：復次大慧！菩薩摩訶薩建立智慧相住已，於上聖智三相當勤修學。何等為聖智三相當勤修學？所謂無所有相，一切諸佛自願處相，自覺聖智究竟之相。修行得此已，能捨跛驢心智慧相，得最勝子第八之地。註云：修行得此者，謂通教利根觀空不空，知一心中本具此三相也。能捨跛驢智慧者，謂超通教二乘所有空慧也。二乘體空，智慧但行於空，不能雙行空有，故名為跛。見楞伽義疏卷一之中。

淨名受斥

爾時，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牀座，作是念：是諸菩薩大弟子眾，當於何坐？長者維摩詰知其意，語舍利弗言：云何仁者為法來耶？為牀座耶？舍利弗言：我為法來，非為牀座。維摩詰言：唯，舍利弗！夫求法者，不貪軀命，何況牀座等。如是種種呵斥，詳如維摩經中下二卷。

異姓螟蛉

詩云：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。註云：螟蛉，桑上小青蟲也，似步屈。蜾蠃，土蜂也，似蜂而小腰，取桑蟲負之於木孔中，七日化為其子。故今人養異姓之子以為己子者，謂之螟蛉義子。見小雅小宛篇

法慧說十住

華嚴經第十六卷。法慧菩薩即從定起，告諸菩薩言：佛子！菩薩住處廣大，與法界虛空等。彼菩薩住，我今當說。諸佛子！菩薩住有十種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，已說、當說、今說。何者為十？所謂：初發心住，乃至第十灌頂住。

金剛藏說十地

華嚴經第三十四卷。金剛藏菩薩從三昧起，告一切菩薩眾言：諸佛子！諸菩薩願善決定無雜，為一切諸佛所護，入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智地。佛子！何等為菩薩摩訶薩智地？佛子！菩薩摩訶薩智地有十種，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已說、當說、今說，我亦如是說。何等為十？一者、歡喜地，乃至第十法雲地。

九族之親

幼學云：九族謂高、曾、祖、考、兄弟、子、孫、曾、玄。註云：父曰考，父之父曰祖，祖之父曰曾祖，祖之祖曰高祖，子之子曰

孫，孫之子曰曾孫，孫之孫曰玄孫。一說外祖父、外祖母、妻父、妻母、姑、子、姊妹子、女子，并己身同族。

習矣不察

孟子曰：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眾也。註云：著者，知之明。察者，識之精。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，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，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。見盡心篇。

積弊不能頓除

晦堂曰：久廢不可速成，積弊不可頓除。註云：凡久廢之事，不可祈以速成，速成必易壞也。積聚弊病，不可頓為革除，頓除反增弊也。見禪林寶訓。

循循善誘

論語云：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註云：循循，有次序貌。誘，引進也。博文約禮，教之至也。言夫子道雖高妙，而教人有序也。

△卷第三

打鼓弄琵琶

忠國師頌曰：打鼓弄琵琶，還他一會家。木童能撫掌，石女解烹茶。雲散天邊月，春來樹上花。善財參徧處，黑豆未生芽。見華嚴綸貫

河伯井黿

秋水時至，百川灌河，涇流之大，兩涘渚涯之間，不辨牛馬。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。順流而東行，至於北海，

東面而視，不見水端。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而歎曰：野語有之曰聞道百，以為莫己若者，我之謂也。且夫我常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，始吾弗信。今我睹子之難窮也，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，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。北海若曰：井鼃不可以語海者，拘於墟也；夏蟲不可以語冰者，篤於時也；曲士不可以語道者，束於教也。今爾出於涯涘，觀於大海，乃知爾醜，爾將可以語大理矣。見莊子秋水篇。

心悅誠服

孟子曰：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贍也。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。註云：贍，足也。言王霸之心，誠偽不同，故人所以應之者，其不同亦如此。

生母乳母之不同

世教有八母：一、妾生之子，謂父正室，曰嫡母；二、父妾有子者，曰庶母；三、庶子失母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之，曰慈母；四、自小乳哺，曰乳母；五、抱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棄之子，曰養母；六、父亡，母適他家，曰嫁母；七、母亡，父再娶之，曰繼母；八、母有玷隙，被父離棄，曰出母。詳見文公家禮。

父不得而子

咸丘蒙問曰：語云：盛德之士也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註云：咸丘蒙，孟子弟子也。語，古語也，見孟下萬章篇。

佛意不受父禮

佛始成道，度迦葉兄弟三人，有千比丘遊摩竭國。度萍沙王將還本國，先遣優陀夷告真淨王，却後七日當來入化。時王聞之喜踴無量，即勅嚴駕平治道路，洒掃燒香以待如來。如來心念：今者父王

必當來迎，不可使尊重屈體，當現神足昇虛而行與人頭齊，欲使王手接足而已。所以爾者，佛雖德尊，不欲使父母屈體故也。

欲罷不能

論語上：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，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註云：卓，立貌。末，無也。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。蓋悅之深而力之盡，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。

稽首歸命

周禮春官大祝，辯九拜之儀：一稽首，頭至地也；二頓首，頭叩地也；三空首，頭至於手，所謂拜手也；四振動，戰栗變動之拜也；五吉拜，先拜而後稽顙；六凶拜，先稽顙而後拜；七奇拜，謂一拜也；八褒(報)拜，再拜是也；九肅拜，但俯下手，今時揖也。彌陀疏鈔云：歸命，如波羅密例，倒語法也。歸有二義：一者歸投義，言世人至重者身命，舉身命而歸依，誠敬之至，無二心也；二者歸元義，舉身命而歸依，總攝六根，還歸一心也。

蔽芾甘棠

詩云：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。註云：蔽芾，盛貌。甘棠，杜梨也。白者為棠，赤者為杜。翦，翦其枝葉也。伐，伐其條榦也。伯，方伯也。茇，草舍也。召伯循行南國，以布文王之政，或舍甘棠之下，後人思其德，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。見國風召南甘棠篇。

至誠之道可以前知

中庸云：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註云：誠謂真實無妄，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。然惟誠之至極，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，乃能有以察其幾焉。

言近指遠

孟子曰：言近而指遠者，善言也；守約而施博者，善道也。君子之言也，不下帶而道存焉。註云：古人視不下於帶，則帶之上，乃目常見至近之處也。舉目前之近事，而至理存焉，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。見盡心篇。

如來以神力合為一鉢

經云：如來爾時將欲受彼商人之食，作是思惟：過去諸佛皆悉持鉢，我今當以何器而受斯食？作是念已，時四天王持七寶鉢奉上如來，如來不受。時毗沙門天王告餘天王曰：昔有青身天王，將四石鉢來與我等。復有一天來白我言：慎勿用此鉢，宜應供養而作塔想。何以故？未來有佛，名釋迦牟尼，當以此鉢奉上彼佛。欲施石鉢，今正是時。時四天王持彼石鉢，盛滿天華，來詣佛所，白言：世尊，惟願如來受我此鉢，受商人食。爾時世尊作是念佛：四大天王以淨信心而施我鉢，然我不合受持四鉢。若惟受一，餘必嫌恨。我今總受四鉢。受已，次第相重，以手按之，合成一器，四際分明。如來爾時憶念過去，而說偈言：我昔以華盛滿鉢，奉施無量諸如來。是故今者四天王，施我堅牢清淨鉢。詳見大莊嚴經第十卷

活潑潑的

詩云：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。言其上下察也。註云：詩大雅旱麓篇。鳶，鴟類。戾，至也。察，著也。程子曰：此一節，子思喫緊為人處，活潑潑的，讀者其致思焉。見中庸。

言有宗事有君

憨山大師莊子逍遙遊註云：莊子自云：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即此便是立言之宗本也。但內篇無此語，或出外篇，惜未見耳，俟考。

權拈黃葉

華嚴經第二十卷云：如彼嬰兒啼哭之時，父母即以楊樹黃葉而語之言：莫啼莫啼，我與汝金。嬰兒見已，生真金想，便止不啼。善男子！如彼嬰兒於非金中生真金想，如來亦爾，於不淨中而說為淨。如來以得第一義故，則無虛妄。

誨人不倦

子曰：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抑為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公西華曰：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註云：此亦夫子之謙辭也。聖者，大而化之。仁則心德之全，而人道之備也。為之，謂為仁聖之道。誨人，亦謂以此教人也。然不厭不倦，非已有之則不能，所以弟子不能學也。見論語上。

△卷第四

持地菩薩平地待佛

楞嚴經第五卷云：持地菩薩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，我為比丘，常於一切要路津口，田地險隘，有不如法，妨損車馬，我皆平填，或作橋梁，或負沙土。毗舍浮佛現在世時，時國大王延佛設齋，我於爾時平地待佛，毗舍如來摩頂謂我當平心地，則世界地一切皆平。

著欲失通

大智度論十九卷云：鬱頭藍弗得非想定，具五神通，日日飛入王宮中食。其王夫人依其國法，接足而禮，觸足欲發，失通，求車還山，更修五通，一心專志，後得定如初，生非想天。

無足軒輊

詩小雅六月章云：我車既安，如輊如軒。註云：輊，車之覆而前也。軒，車之却而後也。凡車從後視之如輊，從前視之如軒，然後

適調也。後漢馬援傳曰：居前不能令人輊，居後不能令人軒。軒，輕也。輊，重也。此言為人無所輕重也。

化行俗美

詩云：肅肅兔罝，椓之丁丁(音爭)。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註云：罝，罟也。化行俗美，賢才眾多，雖罝兔之野人，而其才之可用猶若此。故詩人因其所事，以起興而美之。而文王德化之盛，因可見矣。見國風周南。

欲善其事先利其器

子貢問為仁。子曰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註云：賢以事言，仁以德言。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，故以是告之，欲其有所嚴憚切磋，以成其德也。見論語上。

斥鴳笑大鵬

莊子逍遙遊云：有鳥焉，其名為鵬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，搏扶搖羊角(旋風)而上者九萬里，絕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鴳(斥澤小鳥)笑之曰：且彼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，而彼且奚適也？

普賢長男

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偈云：一切如來有長子，彼名號曰普賢尊，我今迴向諸善根，願諸智行悉同彼。

造次顛沛

子曰：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註云：終食者，一飯之頃。造次，急遽苟且之時。顛沛，傾覆流離之際。言

君子為仁，自富貴貧賤取捨之間，以至終食造次顛沛之頃，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。見論語上。

時雨之化

孟子曰：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，有如時雨化之者，註云：時雨，及時之雨也。草木之生，播種封殖，人力已至，而未能自化，所少者雨露之滋耳。及此時而雨之，則其化速矣。教人之妙，亦猶是也。見孟下盡心篇。

踧踖與與

論語上鄉黨篇云：君在，踧踖如也，與與如也。註云：君在，視朝也。踧踖，恭敬不寧之貌。與與，威儀中適之貌。

舜犬吠堯

張商英護法論云：儒者但知孔、孟之道而排佛者，舜犬之謂也。舜家有犬，堯過其門而吠之。是犬也，非謂舜之善而堯之不善也，以其所常見者舜，而未常見者堯也。見護法論。

道聽途說

子曰：道聽而途說，德之棄也。註云：雖聞善言，不為己有，是自棄其德也。見論語下。

皆為筌蹄

莊子外物篇云：筌者所以在魚，得魚而忘筌；蹄者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？

滄桑之變

麻姑謂方平曰：自接代以來，見東海三變為桑田，向到蓬萊，水又清淺。平曰：東海復揚塵耳。見類書纂要。

九五之尊

易云：九五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。註云：剛建中正，以居尊位，如以聖人之德，居聖人之位，故其象如此。見周易乾卦。

匹夫而為百世師

潮洲韓文公廟碑記云：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，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，關盛衰之運。

仁民愛物

孟子曰：君子之於物也，愛之而弗仁；於民也，仁之而弗親。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註云：物，謂禽獸草木。愛，謂取之有時，用之有節。見孟下盡心篇。

凡有血氣咸知尊親

如第一卷下聲名洋溢中，引

足恭

子曰：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註云：足，過也。左丘明，古之聞人也。謝氏曰：此之可耻，有甚於穿窬也。左丘明恥之，其所養可知矣。夫子自言丘亦恥之，蓋竊比老彭之意，又以深戒學者，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。見論語上。

以忠自恕

中庸云：忠恕違道不遠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註云：盡己之心為忠，推己及人為恕。違，去也。言既能盡己之心，又能推己及人，則去道不遠矣。施諸二句，忠恕之事也。以己之心度人之

心，未嘗不同，故己之所不欲，則勿以施之於人。凡事如此，久之不幾進於道乎？

心馳魏闕

周禮天官大宰曰：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。註云：象魏，闕也。韻會云：為二臺於門外，作樓觀於上，上員下方，以其縣法，謂之象魏。象，治象也。魏者，言其狀魏魏然高大也。使民觀之，因為之觀。兩觀雙植，中不為門。又宮門、寢門、冢門，皆可名闕。

稂莠貽害嘉禾

詩云：不稂(音郎)不莠(音酉)，去其螟螣(音特)，及其蟊(音謀)賊，無害我田穉。註云：稂，童梁。莠，似苗。皆害苗之草也。食心曰螟，食葉曰螣，食根曰蟊，食節曰賊，皆害苗之蟲也。穉，幼禾也。言其苗既盛矣，又必去此四蟲，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矣。見小雅大田章。

△卷第五

苞苴骯髒搖尾乞憐

英邵武謂晦堂曰：末法比丘，不修道德，少有節義，往往苞苴骯髒，搖尾乞憐。註云：苞苴，裹也。骯髒，體盤旋貌。此言末法比丘，不修道，不養德，且又不能守節存義，往往包裹奇物，奉獻權貴，以求託囑。如犬見人搖尾以媚之，求人憐愍而已。見寶訓筆說。

近之則不孫

子曰：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，近之則不孫，遠之則怨。註云：君子之於臣妾，莊以涖之，慈以畜之，則無二者之患也。見論語下。

吹毛求疵

幼學云：小過必察，如吹毛求疵。註云：漢武帝議摧抑諸候王，奏其過惡，吹毛求疵。

切磋琢磨

詩云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註云：詩衛風淇澳之篇。切以刀鋸，琢以錐鑿，皆裁物使成形質也。磋以鑪錫，磨以沙石，皆治物使有滑澤也。言治骨角者，既切而復磋之。治玉石者，既琢而復磨之。皆言其治之已精，而益求其精也。見大學

起予輔吾

子夏問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。何謂也？子曰：繪事後素。曰：禮後乎？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註云：起予，言能起發我之志意。見論語上。

孟子教齊宣王曰：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，天下之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，其如是，孰能禦之？王曰：吾惛，不能進於是矣。願夫子輔吾志，明以教我。釋曰：惛與昏同。輔志，謂輔導其志，見孟子上梁惠篇。

認漚棄海

楞嚴第二卷云：譬如澄清百千大海，棄之惟認一浮漚體，目為全潮，窮盡瀛渤。釋曰：彼經喻遺真認妄，而又以妄為真。今疏略借其文，以喻執權違實，非取彼義也。

取雹為珠

鶖崛經偈云：譬如有愚夫，見雹生妄想，謂是琉璃珠，取已執持歸。置之瓶器中，守護如真寶，不久悉消融，空想默然住。於餘真琉璃，亦復作空想。釋曰：彼經首六句喻凡夫執有為真，不久二句

喻二乘見有為空，後二句喻二乘不求佛果。今亦不取彼義，但以取雹為珠，喻二乘執權為實耳。

干城

詩云：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註云：赳赳，武貌。干，盾也。干城，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。見國風周南篇。又左傳云：天下有道，則公侯能為民干城。

一枕黃粱

呂翁經邯鄲道上，邸店中有少年盧生，自歎貧困，言訖思睡。主人炊黃粱，翁探囊中一枕以授生曰：枕此即榮遇如意。生枕之，夢至一國，功名得意，身歷富貴，五十餘年，老病而卒，欠伸而寤。翁在傍，主人煮黃粱猶未熟，生謝曰：先生以此窒吾之欲。見異聞集。

目擊道存

仲尼見溫伯雪子而不言。子路曰：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，見而不言，何也？仲尼曰：若夫人者，目擊而道存，亦不可以容聲矣。見莊子田方子篇。

人之患在好為人師

孟子曰：人之患在好為人師。註云：學問有餘，人資於己，不得已而應之可也。若好為人師，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。此人之大患也。見孟下離婁篇。

方剛之年

子曰：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鬬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見論語下

雲興瓶瀉

華嚴經云：爾時普慧菩薩知眾已集，問普賢菩薩言：佛子！願為演說何等為菩薩摩訶薩依？何等為奇特想？乃至何故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示般涅槃？善哉佛子！如是等義，願為演說。爾時普賢菩薩告普慧等諸菩薩言：佛子！菩薩摩訶薩有十種依，有十種奇特想，乃至如來、應、正等覺作佛事已，觀十種義故，示般涅槃。詳見彼經第五十三至五十九卷。言雲興瓶瀉者，謂二菩薩，問者如雲興長空，答者如倒瓶瀉水。故古德讚云：普慧雲興二百問，普賢瓶瀉二千酬也。

彭殤既別

莊子齊物篇云：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，而泰山為小；莫壽乎殤子，而彭祖為夭。憨山大師註云：若以有形而觀有形，則大小壽夭一定而不可易者。今若以大道而觀有形，則秋毫雖小而體合太虛，而泰山有形只太虛中拳石耳。故秋毫莫大而泰山為小也。殤子雖夭而與無始同原，而彭祖乃無始中一物耳。故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也。彭祖姓籛名[竺-二+鑑]，顓頊之玄孫也。壽八百歲喪，四十九妻亡，五十四子殤，未成人喪也。禮喪服傳云：年十六至十九死為長殤，十二至十五死為中殤，八歲至十一歲死為下殤，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，生未三月則不為殤。今疏以有形為難，故云既別。

達磨答武帝語

初，祖達磨大師見梁武帝，帝問：朕即位以來，造寺、寫經、度僧，不可勝紀，有何功德？祖曰：並無功德。帝曰：何以無功德？祖曰：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帝曰：如何是真實功德？祖曰：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詳見五燈會元及指月錄等。

△卷第六

善見藥

華嚴經第五十二卷云：佛子！譬如雪山有藥王樹，名曰善見。若有見者，眼得清淨；若有聞者，耳得清淨；若有齅者，鼻得清淨；若有嘗者，舌得清淨；若有觸者，身得清淨。若有眾生取彼地土，亦能為作除病利益。佛子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無上藥王亦復如是，能作一切饒益眾生。若有得見如來色身，眼得清淨；若有得聞如來名號，耳得清淨；若有得聞如來戒香，鼻得清淨；若有得嘗如來法味，舌得清淨，具廣長舌，解語言法；若有得觸如來光者，身得清淨，究竟獲得無上法身；若於如來生憶念者，則得念佛三昧清淨；若有眾生供養如來所經土地及塔廟者，亦具善根，滅除一切諸煩惱患，得賢聖樂

甘露漿

諸經音義云：甘露，神靈之精，其凝如脂，其美如飴，鮮潔潤澤，服之長生不老。

饒舌

豐干雲遊，適閭丘(胤)出守台州，欲之官。俄病頭風，名醫莫差。干以淨水噀之，須臾祛殄。因大加敬，問所從來。曰：天台國清寺。曰：彼有賢達否？曰：見則不識，識則不見。寒山、文殊、拾得、普賢，當就見之。丘(胤)至任，即到寺問曰：此寺曾有豐干禪師否？僧曰：有。曰：在何處？寒山、拾得，復是何人？僧曰：豐干舊院，今闃無人，惟有虎豹哮吼耳。寒山、拾得，現在僧厨執役。(胤)入干房，惟虎迹縱橫。又問：在此有何行業？僧曰：惟事舂穀，供僧粥食。因再三嗟歎。乃入厨，見二人即拜。二人曰：豐干饒舌，彌陀不識，禮我何為？遂携手出寺，更不復入。見佛祖統紀及神僧傳第六卷。

博施濟眾聖人猶病

子貢曰：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子曰：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！堯、舜其猶病諸！註云：博，廣也。仁以理言，通乎上下。聖以地言，則造其極之名也。乎者，疑而未定之辭。病，心有所不足也。言此何止於仁，必也聖人能之乎，則雖堯、舜之聖，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。見論語上。

秀支替戾岡

石勒欲拒劉曜，僚佐皆諫，勒以訪澄，澄曰：塔上風鈴云：秀支替戾岡，僕谷劬禿當。此羯語也。秀支，軍也。替戾岡，出也。僕谷，劉曜胡位也。劬禿當，捉也。此言軍出捉得劉曜也。其後果獲劉曜，詳見高僧傳。

齊師犯我疆

按世傳孔子弟子公冶長能通鳥語，一日有雀呼之曰：公冶長，公冶長，南山有個虎馱羊，爾食肉，我食腸，當亟取之勿徬徨。長如其言往山中，果得一羊，食之有餘，亡羊氏跡之得其角，乃以為偷，訟之魯君，魯君繫之獄，孔子為之白於魯君，亦不解也，未幾長在獄舍，雀又呼之曰：公冶長，公冶長，齊人出師伐我疆，沂水上，澤水傍，當亟禦之勿徬徨。長語獄吏白之魯君，魯君姑如其言往跡之，則齊師果將反，急發兵應敵，遂獲大勝，因釋長而厚賜之，欲爵為大夫，長辭而不受。見張居正直解

布在方策

哀公問政，子曰：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，其人存則其政舉，其人亡則其政息。註云：方，版也。策，簡也。息，滅也。有是君，有是臣，則有是政矣。見中庸

三登九上

福州雪峰義存禪師。泉州安南曾氏子。十七落髮，久歷禪會。在洞山作飯頭，往返九上投子處，指示來去。三登后，與巖頭至澧州鵝山鎮阻雪，問答發明大事。後有僧問徑山杲：雪峰三登投子，九上洞山，為甚麼向鵝山成道？山曰：屋裏販揚州。詳見本錄。

鬻香長者

華嚴經第六十七卷云：有鬻香長者，名優鉢羅華，告善財言：善男子！我善別知一切諸香，亦知調和一切香法；又善了知天香、治諸病香、斷諸惡香、生歡喜香、增煩惱香、滅煩惱香，乃至我惟知此調和香法。若諸菩薩遠離一切諸惡習氣，不染世欲，其心平等，無著無依，而我何能知其妙行，說其功德？

諸齋日議事

四天王經云：諸天齋日，伺人善惡。四天神王，各理一方。以月八日，遣使者下，案行天下，伺察王臣。乃至蠕動之類，心念口言，身行善惡。十四日，遣太子下。十五日，四王自下。二十三，使者復下。二十九，太子復下。三十日，四王復自下。日月星宿諸天等，僉然俱下。四王命曰：勤伺眾生，施行吉凶。若於斯日，有歸三寶，持齋守戒，乃至孝順父母等者，即啟帝釋。諸天俱喜，勅增壽算。善神營護，乃至無願不護。若不爾者，諸天不悅，善神不護。乃至風雨違時，諸所欲求，悉不遂意。

視以觀由

子曰：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？註云：以，為也。為善者為君子，為惡者為小人。觀，比視為詳矣。由，從也。事雖為善，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，則亦不得為君子矣。察，則又加詳矣。安，所樂也。所由雖善，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，則亦偽耳，豈能久而不變哉？焉，何也。瘦，匿也。重言以深明之。見論語上。

城東老母不喜見佛

城東老母，即須達長者家老女人也。不喜見佛如前，快見後身中引。

考諸三世而不謬

中庸云：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蔗民，考諸三王而不謬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註云：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，道即議禮、制度、考文之事。本諸身，有其德也。徵諸庶民，驗其所信從也。三王，夏、商、周也。建，立也，立於此而參於彼也。天地者，道也。鬼神者，造化之迹也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所謂聖人復起，不易吾言者也。今疏言世者，略變其文耳。

啐啄同時

正脉音義云：諸修行人，以自慧為親因，以如來威力為助緣，因緣湊合，如雞抱卵，日時既至，將欲出時，小雞往外啐，大雞往裏啄，一時用力，無少異也。

成己成物

中庸云：誠者，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註云：誠雖所以成己，然既有以自成，則自然及物，而道亦行於彼矣。

普眼法門盡大海而不書一偈

華嚴經第六十二卷。海雲比丘告善財言：善男子！我住此海門國十有二年，常以大海為其境界。所謂：思惟大海，廣大無量；漸次深廣，不可思議。復作是念：世間之中，頗有廣博無量、甚深殊特過此海不？作是念時，此海之下，有大蓮華忽然出現，無量妙寶以為莊嚴，天、龍八部恭敬頂禮。華蓮之上，有一如來，結跏趺坐，手

摩我頂，為我演說普眼法門，開示一切如來境界。我從如來聞此法門，受持、讀誦、憶念、觀察。假使有人，以大海量墨，須彌聚筆，書此法門，一品中一法，一法中一義，一義中一句，不得少分，何況能盡

手中之葉

長阿含經云：問曰：佛若一切說者，有經云：佛坐一樹下，捉一枝葉，問弟子曰：此枝葉多？樹上葉多？答曰：樹上葉多。佛言：我所知法，如樹上葉；我所說法，如手中葉。又見報恩經第六卷

六尺之孤

曾子曰：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，君子人與！君子人也！見論語上。

親見靈山一會

天台智者大師，於大賢山誦法華經，修方等懺，心淨行勤，勝相現前。後於光州大蘇山覲慧思禪師，思一見曰：昔日靈山同聽法華，宿緣所追，今復來矣。即示普賢道場，為說四安樂行。於是晨昏苦到，如教研心。經二七日，誦至藥王品，諸佛同讚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，豁然入定(靈山一會，即定中所見也)。持因靜發，照了法華，若高輝之臨幽谷；達諸法相，似長風之遊太虛。將證白思，思曰：非爾弗證，非我莫識。所入定者，法華三昧初方便也；所發持者，初旋陀羅尼也。縱令文字之師，千羣萬眾，尋汝之辨，不可窮矣。於說法人中，最為第一。詳見大師別傳

供養求慧二句

流行本云：供養於世尊，為求無上慧。

小聖不及大凡

妙明子曰：以聖智言之，則大凡不及小聖；以根性言之，則小聖不及大凡。見折疑論聖生篇。

免螻蟻之食

莊子將死，弟子欲厚葬之，莊子曰：吾以天地為棺槨，日月為連璧，星辰為珠璣，萬物為賮送，吾葬具豈不備耶？何以加此？弟子曰：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。莊子曰：在上為烏鳶之食，在下為螻蟻之食，奪彼與此，何其偏也。見莊子列禦寇篇。

石槨

昔者夫子居於宋，桓司馬自為石槨，三年而不成。夫子曰：若是其靡也，死反不如速朽之為愈也。出古文檀弓有子之言似夫子章。

畫鵠不成反類於烏

馬援戒子云：龍伯高敦厚周慎，杜季良豪俠好義。効伯高不得，猶為謹勅之士，所謂畫鵠不成，尚類於鶩也。效季良不得，陷為天下輕薄子，所謂畫虎不成，反類狗也。見彌陀演義。今疏改鶩為烏者，取義稍異耳。

念佛功劣猶墮疑城

彌陀疏鈔引大本云：佛告彌勒：若有眾生修諸功德，願生彼國，不了佛智，志意猶豫，臨命終時，方悔己過。以是生彼，纔入邊地，見七寶城，即便止住。於蓮花生，亦有自然快樂，如忉利天。惟於城中，經五百歲，不得見佛，不得聞法。演義云：彼國邊地，即是疑城。在九品之外者，以無真實信心故也。

下品下生經久乃開

彌陀疏鈔云：但上上品一生花中，即時花開，即時見佛；其餘則花開漸晚，見佛漸遲。演義云：但上上品下，是明上品殊勝之義。華

開漸晚二句，上品中生，經宿華開，即得見佛；上品下生，經一日一夜，蓮華乃開，七日之中，乃得見佛；乃至下品上生，經七日，華開見佛；下品中生，經于六劫，花開見佛；下品下生，經十二大劫，華開見佛。

水牯牛過窓櫺

五祖演禪師示眾曰：譬如水牯牛過牕櫺，頭角四蹄俱過了，因甚尾巴過不得？見指月錄第二十八卷。

拔一毛而利天下

孟子曰：楊子取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為也。註云：楊子，名朱。取者，僅足之意。取為我者，僅足於為我而已，不及為人也。見孟下盡心篇。

△卷第七

摸象之議說乳之似

如前懸示，事義中引。

用之不竭取之無盡

蘇子曰：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無盡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。見古文赤壁賦今疏。變文用之。

運斤盡堊

莊子送葬，過惠子之墓，顧謂從者曰：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，使匠石斲之。匠石運斤成風，聽而斲之，盡堊而鼻不傷，郢人立不失容。宋元君聞之，召匠石曰：嘗試為寡人斲之。匠石曰：臣則嘗能

斲之。雖然，臣之質死久矣。自夫子之死也，吾無以為質矣，吾無與言之矣。見莊子雜篇。

目無全牛任其遊刃

庖丁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觸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踦，無不中音。文惠君曰：譆，善哉。技蓋至此乎？庖丁釋刀對曰：臣之所好者道也，進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時，所見無非牛者。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。又曰：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刃者無厚。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。見莊子養生主。

諸天同一器食麤妙各異

起世因本經第七卷云：天子、天女初生之時，以自業所熏習故，生三種念：一者、自知從某處死；二者、自知今此處生；三者、知生此處是何業故，是何福報。所謂以身、口、意修善行故，得來生此。作是念已，即便思食。念欲食時，即於其前有眾寶器自然盛滿天須陀味，種種異色。諸天子中有勝業者，其須陀食色最白淨；果報中者，色則稍赤；福德下者，色則稍黑。既入口已，即自消融，如酥擲火，無復形影。若其渴時，即於其前有天寶器盛滿天酒，福上、中、下，見白、赤、黑，入口消融，如前無異。

鈞天

史：秦穆公夢至帝所，觀鈞天廣樂，帝賜以策，秦遂大昌。淮南子曰：九天，中央曰鈞天。

具體而微

公孫丑曰：昔者竊聞之，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，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，敢問所安。曰：姑舍是。註云：一體，猶一肢也。具體而微，謂有其全體，但未廣大耳。見孟上公孫丑篇。

指南

越裳氏來貢，歸忘其路。周公作指南車，刻木為人，舉手指南，令其望南而走，則知歸路。今時羅經是其遺制也。見列國傳。

刻舟

幼學云：刻舟求劒，固而不通。註云：列子云：楚人行舟，劍墮於水，遽刻舟求之，曰：吾劍從此墮也。

羅剎向日不見

論云：有人見異事，皆審問之。後時曠野中行，逢羅剎執捉，其人見捉必死。然見羅剎胸白背黑，怪問所由。羅剎答曰：我一生來不喜見日，所以常背日行，故前白後黑。其人解意，急掣其手，遂向日走。羅剎向日不見，其人得脫。因說偈言：勤學第一道，勤問第一方。路逢羅剎難，背陰向太陽。

魯肆大眚聖人善莊公之補過

魯莊公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，肆大眚。註云：肆，放；眚，過也。放縱大過，猶今赦書大罪悉皆原免也。春秋特書赦大眚於文姜薨葬之間，善莊公之能補過也。見春秋左傳註平測義第六卷。

唐禁笞背君子美太宗之存仁

唐太宗讀明堂針炙書云：人五臟之繫，全附於背。詔自今毋得笞囚背。釋云：君子，指為史者言之。言史紀唐禁笞背之事者，蓋為史之君子讚美太宗存仁之意也。

捷如影響

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，上老老而民興孝，上長長而民興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註云：言此三者，上行下

效，捷於影響，所謂家齊而國治也。見大學。

不孝有三無後為大

孟子曰：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註云：於禮有不孝者三事：謂阿意曲從，陷親不義，一也；家貧親老，不為祿仕，二也；不娶無子，絕先祖祀，三也。三者之中，無後為大。見孟下離婁篇。

盡坤道備女德

周易坤卦彖辭曰：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，乃順承天。註云：此以地道明坤之義，而首言元也。至，極也，比大義差緩。始者氣之始，生者形之始，順承天施，地之道也。

禮記昏義篇云：女有四德：一婦德，貞順也；二婦言，辭令也；三婦容，婉娩也；四婦功，絲麻也。

王通邵雍

王通，隋時龍門人，詣闕獻太平十三策，上不能用，遂教授於河汾之間，累徵不起。楊素勸之仕，通曰：讀書談道，足以自樂，願明公正以治天下，使時和年豐，通也受賜多矣。卒謚文中子。邵雍，宋時河南人，為學堅苦刻勵，冬不爐，夏不扇，夜不就枕者數年。程顥嘗與談論，歎曰：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。卒謚康節。二人詳出綱鑑。

三台輔相

朱子小學集註云：周以太師、太傅、太保為三公，東漢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為三公。天文志云：三台六星，兩兩而西，近文昌二星曰上台，次二星曰中台，東二星曰下台，在人為三公位。正字通云：三台，星名。又台鼎，三公之稱。如星之有三台，鼎之有三足也。又秦武王二年，初置丞相。又輔弼疑。丞謂之四輔。比我而相之謂

之輔，拂我而相之謂之弼。疑擬其前，丞承其後。又四輔，星名。四星佐北極。

推步盈虛

遺教補註云：推步即俯察地理，盈虛即仰觀天文。又推步盈虛者，即推算步量天地之盈滿虛缺也。

邦君之妻

論語云：邦君之妻，君稱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稱曰小童，邦人稱之曰君夫人。稱諸異邦曰寡小君，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。

華嚴一偈能空諸獄

纂靈記云：京兆王明幹，本無戒行，曾不修善，因患致死。被二人引至地獄門前，見一僧云：是地藏菩薩。乃教偈云：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當如是觀，心造諸如來。菩薩授經已，謂曰：能誦此偈，得排地獄苦。其人誦已，遂入見王。王問：此人有何功德？答云：惟持一四句偈。如上誦已，王遂放免。當誦偈時，聲所至處，受苦之人，皆得解脫。後三日方蘇，憶持此偈，說與道俗。參驗偈文，方知是華嚴經夜摩天宮無量菩薩雲集所說，即覺林菩薩偈也。今經後二句云：應觀法界性，一切惟心造。大意是同意，明地獄心造。了心造佛，地獄自空耳。

香飯一鉢能飽眾海

維摩經云：時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，香飯普熏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。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：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，大悲所熏，無以限意，食之使不消也。有異聲聞念是飯少，化菩薩曰：勿以聲聞小德小智，稱量如來無量福慧。四海有竭，此飯無盡。使一切人食搏若須彌，乃至一劫，猶不能盡。所以者何？無

盡戒定等功德具足者，所食之餘，終不可盡。於是鉢飯悉飽眾會，猶故不儴。其諸菩薩、聲聞食此食者，身安快樂。

見賢思齊

子曰：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註云：思齊者，冀己亦有是善。內自省者，恐己亦有是惡。見論語上。

冢宰受命

書云：百官總己以聽冢宰。註云：冢，長也。禮有冢子、冢婦之名，周人亦謂之冢宰。古者王宅憂祠祭，則冢宰攝而告廟。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，則攝而臨羣臣也。見商書伊訓篇。

圖白澤

彌陀疏鈔云：有神獸名白澤，能人言，辨萬物之情，諸邪望影而避，故曰家有白澤之圖。必無如是妖怪。

無親往他國

僧祇律云：佛告諸比丘：過去世時，有國名波羅柰。時有弗盧醯大孝婆羅門，為國王師，常教五百弟子。時婆羅門有一奴，名迦羅呵，聞說法音，盡能持憶。共諸童子少有嫌恨，便往他國，詐言：我是弗盧醯婆羅門子。國師大喜，因告之曰：我有一女，今以妻汝。答言：從教。其人常瞋飲食。其婦念言：脫有波羅柰國來者，從彼受教。大婆羅門具聞此事，便往他國。其人知已，即往拜曰：我來此國，言是大家之子，望主勿洩此事。主言：汝實我子。即時同主歸家，告言：我親來為辦飲食。其婦密問婆羅門：我夫飲食，常不可意，願尊指教。答曰：我臨去時，教汝一偈。其人為主求伴。時婦請偈，乃教之言：無親往他國，欺誑天下人。粗食是常食，細食復何瞋？婦念此偈，其人常作軟語，永不生瞋。

壎篪疊奏

詩云：伯氏吹壎，仲氏吹篪，及爾如貫，諒不我知。註云：伯仲，兄弟也。俱為王臣，則有兄弟之義矣。樂器：土曰壎，大如鵝子，銳上平底，似秤錘，六孔。竹曰篪，長尺四寸，圍三寸，七孔，一孔七出，徑三分，凡八孔，橫吹之。如貫，如繩之貫物，言相連屬也。諒，誠也。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，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。見小雅何人章。

王索仙陀婆

涅槃經第十卷云：善男子！如來密語，甚深難解。譬如大王告諸羣臣：先陀婆來。先陀婆者，一名四實：一、鹽，二、器，三、水，四、馬。如是四法，皆同此名。有智之臣，善知此名。若王洗時，索先陀婆，即便奉水；若王食時，索先陀婆，即便奉鹽；若王食已，將欲飲漿，索先陀婆，即便奉器；若王欲遊，索先陀婆，即便奉馬。如是智臣，善解大王四種密語。是大乘經亦復如是。

入耳出口

沙彌威儀云：不得未會稱會，入耳出口。增註云：會者，領悟也。未會稱會，是自欺不實；入耳出口，無契悟機，是欺他人。古人云：君子之學，入乎耳，著乎心，布乎四肢，形乎動靜；小人之學，入乎耳，出乎口。耳口之間四寸耳，曷足以美七尺之軀？

妙法蓮華經指掌疏事義(終)

弟子眾等，發心共刻，以此功德，合集回向。

上報四恩利九有，　三生眷屬盡超脫。
遠離依他及偏計，　頓斷二障出二死，
開權顯實證真常，　莊嚴西方法性土。
即佛即心非他悟，　心佛眾生無別路。
生即無生生四土，　見猶離見見三身。

普願見聞共隨喜，　情於無情同證悟。

(淨業弟子)寶德謹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